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南大基金会丛书

情

系

黃吉生

黃吉生著

南大

649.339.8

0122

保存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出版

G649.739.8
2022

阅 览

情系南大

黄吉生著



南大基金会丛书

《情系南大》

作者 : 黄吉生
出版 / 发行 :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Nantah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463027-P)
711, 7th Floor, Wisma Lim Foo Yong, 86,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 03-2148 3053
传真 : 03-2148 3049
Email : nantah@po.jaring.my
Website : www.nantahfoundation.org.my/nantahfoundation

封面设计 : 梁浩文

印 刷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19-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9211 Fax:03-62570761

出版日期 : 2006 年 11 月 初版

订价 : RM20.00

版权所有



出版《南大基金会丛书》

缘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前身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经过公司全人全力策划与推动之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1998年4月4日注册成立，作为更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同学纪念母校的延续形式。

顾名思义，本会是以教育与研究作为活动之本。沿着创会的宗旨，本会已拟定多项中、长期计划，在高级人才（特别是研究人才）的栽培，社会与经济课题的研究，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学术贡献的表扬等领域，有意作些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努力。在推广教育与研究大业的同时，本会亦视情况的需要，出版一些高水平的著作，以鼓励文字创作，传播知识与思想。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文教史上光辉的表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茁壮成长，却最终因环境的压迫下陨落，留下巨大的民族文教遗恨与创伤，让千万学子与灵魂悲恸不已，云南故园“独留青冢向黄昏”。然而，25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却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超过15个校友会与7个网际网络，大则为人类人文科技作出贡献，小则为国家社会默默耕耘；南大的培育与南大生的回馈相

互磨炼出南大独有的精神，延绵不绝，远播盛传。昨日我以南大为荣，今日南大以我为荣，置诸于许多南大校友身上实不为过。其中，校友中不乏著作等身、自成一家之言且备受肯定的人士，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早期南洋先贤开荒披荆的文化传统与不懈精神为国家社会缔造功勋。所谓“石在火不灭”，只有智慧与精神的承传才是超越百代的遗产，——是以，我们设立《南大校友丛书》出版基金，以期将凝聚着永恒性的睿智光芒与人文关怀透过文字出版，直接间接地回馈人群社会，在“立功”与“立德”之余，兼以“立言”树立新风范，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砥砺新一代秉持优良的文化薪火与价值观。

因此，我们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高素质的各类著作出版。2003年，本会已经出版第一辑《南大校友丛书》，分别是欧清池《追逐阳光的人》（长中篇小说）、邓日才《教育论丛》（教育散论）、田思《沙贝的回响》（文学评论）与陈松宪《寻音觅韵》（华乐文集）。2004年，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推出出版基金；2005年始，本出版基金有容乃大，易名为“南大基金会丛书”出版基金，公开予校友与非校友共同申请。迄今，我们先后获得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潘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女士、林忠强博士、杨天德博士、黄宏荫先生、张灿泉先生与刘庆祺先生的热忱资助，谨此鸣谢。他们的资助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炉，也希望此举能引起抛砖引玉之效，鼓励各界人士慷慨资助，使“南大基金会丛书”的出版计划能连绵不断地推展下去。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2006年



目 录

i 出版《南大基金会丛书》缘起

001 穷人念大学

005 学文学

011 榴连的回忆

014 一罐鱼肝油丸

018 五度乔迁

029 路

034 虚火

040 生活的一课

043 小小的心

046 幸福圈内外

048	写作杂感
052	关于写作
056	煮饭烧菜
060	方帽子
063	行年二十五
066	四载寒风
069	从爱好写作到卖文为生
073	到北海放洋
076	子欲养而亲不在
079	摧残青春
082	关于韩素音二三事
087	我的老师严元章博士
093	南大全球校友多伦多联欢会花絮
098	一张难得的“通行证”
102	云南园里觅新交旧雨
106	南大全球校友云南园联欢会花絮
111	香港访严元章博士



114	故园 39 年前
118	情系南大
127	《从云南园到加拿大》出版记趣
131	纪念严元章博士
135	稿费究竟可以换米
139	万里他乡遇故知
142	送孩子上大学
145	在加拿大的南大校友
149	名字双包案记趣
152	在加拿大升“官”记
155	在加拿大退休后求职记
158	老来再做工
162	关于先辈作家杏影二三事
169	附新闻： 南大文艺创作比赛质量提高新人辈出
172	后记



穷人念大学

当我念中学时，我万万不敢奢想念大学。然而，这万万不敢奢想的“奢想”，今天竟然成为事实了。

在学校快开学的前几天，我从家里带仅够缴学费的饯，满怀信心，来到了这华教的最高学府。来了几天，我的满怀信心就开始动摇了：我满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半工读的工作，而且这工作据鼓励我来念书的 C 兄说是很有把握的，然而不幸一来到就碰壁了，而且一连下几天都碰了壁，眼看注册日期已近，我的信心也随着日期的的迫近而减弱，虽然 C 君给我不少鼓励，两且答应给我帮忙到底，但他本身还是半工读的，我怎好意思依靠他呢？看来，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只有回家一途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注册开始的第一天，C 兄为我找到了派报的工作，虽然月薪只有五十元，但这正是许多穷同学所求之不得的呢！这是我的造化，还是祖宗积下的阴德？

缴了学费以后，我已是不名分文，自然不敢想在校寄宿和开膳了。结果也是亏了C兄，在校外为我找了房间。我住的屋子，真是“鸽子笼”，十六路锌板隔了十二个房间，六间六间相对着，住上二十多个同学。这情景，当然比不上寄宿这般得意。水是井水，冲了凉头发干了之后，可以在头上梳出“黄粉”来。电火微弱到看不上几页书就眼睛发倦，似乎怕人家太用功，叫人早点休息似的！伙食是大家联合起来雇一个工人煮，一个月二十多元的伙食，吃的自然不会是餐餐鱼肉。在高度节省原则下，衣服也只好自己洗，粗布长裤没办法浆和烫，只好硬硬穿上一个多星期，才“甘愿”给人洗，但这并非犯了“虐待狂”。在我的预算案里，我赚的五十元，是要无所不包的，好在我念的是“‘经济’系”，虽然只上了几星期的课，但基本的“经济概念”是懂得了一点，我只好用我懂得的“‘经济’学”原理来用这笔钱了，所以开学至今，我不敢大意地走进过一次餐厅，而且连一次坡也不敢下。

就这样，早上五点多我就“自动”爬起床，在黑暗中借点微光摸索着洗脸换衣（因外面私人电厂晚上十二点就闭电），然后踏上那辆“老爷”脚车到校去派报。对于我这穷苦出身的人来说，我始终不敢说派报是件辛苦的工作，而只觉得头脑有点辛苦而已。譬如说：订报纸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所订的报纸，大报小报，中西巫报都有，这倒没有什么，麻烦的是有一些人一星期只要某一天要某种报纸，有的是星期六要，有的是星期四要，有的是一、三、五要，有的又是二、四、六要，有的同学因星期六、星期日回家，故星期日所订的报纸不要，或星期六也不要，有的是每星期日订一份某种报纸，或许是两星期要回家一次吧？故一个星期日要报纸，隔一个星期日又不要报纸，有的本来订了某种报纸，但或许是想换换“胃口”，故每逢星期日要换为别种报纸，更有的或许是“胃口”变化无常，还不到



半个月就更换了三种报纸！几中不同的报纸，几种不同的日期，百来个订户，真有点……当然，要怎样订是人家的自由，我们派报的只好遵命送上，但是，人的头脑毕竟不是机器，尽管我的订户簿写得密密麻麻的，但有时还是难免遗漏或弄错，而且，报纸份数种类天天不同，代理人也无法每天给得准确，报纸迟来，自然迟派，加快速度，也还是迟送，有些订户无法满足而质问得多了，我的答案便是：沈默！我敢说，如果我今后订报纸，我绝不会如此订法！这是我生活的第一课，而这第一课也教会我应如何多多体谅别人。

到七点多派报完毕，已是满头露水和大汗了。回去宿舍冲了凉，同房同学大多已用了早点，往往剩下自己在啃面包皮了。

早上的时间在校上课还好过，下午和晚上在房间里的时间才难受。房间又小又窄，窗口对着厨房，所以连这窗口也是多余的，碰到煮饭时，炊烟阵阵从窗口冲进来，这窗反而是一种负累！下午又闷又热，傍晚天未暗房先暗，房东是老粗，房东太太又是大喉咙兼长舌妇。吵架声、打骂孩子声、收音机的流行歌曲声、鸡鸭在房门口彷徨放肆的嚷声，有时索性赏你几堆礼物……住不上三个星期，我就感到有点“神经衰弱”了。但是，想住校外房子并不是容易找的呀！

尽管我经济算盘打得怎样精细，意外的开支还是“经济”不得，如买课本啦，买日用品啦，修理脚车啦……才住不上三天，房东太太就来讨了两次房租，而且还跟旁人说我在赖呢！别人给的两条长裤，又大又阔，个子高瘦的我，穿了难免被人怀疑有“偷鸡”之嫌，想做条像样的长裤，但是钱呢？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钱，钱，钱！我已经跟好几个同学开口借过了，似乎没有什么熟的同学可给我开口的了。我想，我的“经济学”

再高明几倍，恐怕也是应付不了的。

念了一个月的大学，苦味算是尝到了一些，但尝过比这味道更苦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不少和我“同病相怜”的同学。更有不少同学是所有费用都是靠自己想办法的呢。不少同学在坡底兼几处的家庭教师(只做一处恐怕只够车费！)，每天赶上赶下，精神负担自不待言，结果功课“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取之力”了。然而，穷人要来念大学也确乎只此一途了。

有人说，大学生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但我要补充一句：大学生也有辛苦的、忧虑的另一面……。

南洋商报《青年文艺》 1963年5月29日



学“文学”

前些时候，偶然在报上看到一则奇闻，大意是：有一个英国人，一心想做文学家，因此花了几年的工夫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抄了一遍。他的愿望结果有没有实现？奇闻中没有下文，只得由我们读者来领会了。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念文学系的同学，他在中学时文章写得很不错，也在报上发表过不少抒情散文，对文学是极有兴趣的。可是这回一见面，他就诉苦说：“……当初我满以为念了文学系，可以写些较像样的东西，可是念了两年，竟然写不出一东西来。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东西可写，而且念了《语法》和《小说作法》，才知道写作原来有那么多的条规和困难，更不敢轻易下笔了。翻翻以前写过的东西，真觉得幼稚得很。”

以上两件事，触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文学可以学吗？

郁达夫在一篇《学文学的人》里说：“……漫然地说到文

学，范围原也是很广。若只以粗通的文字，和关于文学一般的常识，来作文学两字的内容，那当然是无论何人，都可以学而知之的。至于说到文学内里含最重要的一门的创作，那就不能一定说是只须学便能够的了，因为无论如何，柏油马路上，却总是栽不起稻麦来的。所以对于学文学的人，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应该顾虑到的，就是本于天性的一种基础。

“文学家所走之路，并不是一条铺满蔷薇之路，也不是有了金钱便可以买通的路。若天性不近于文学的人，则学了一辈子，也不能得到相当的成绩的。从这一点天性之所近否上说来，当然在文学以外的其他各科学上，原也是和文学一样的东西，不过在学文学的时候，这一点尤其觉得很重要，因为文学是精神科学里的最微妙的一种学科。所以打算学文学的人，第一，先要问一问自家，问自己的天禀气质，究竟是不是适合于文学，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牺牲的精神，是学文学的人所必须有的，因为在各种科学里面，最不容易学，而物资的报酬最少的，便是文学。”

郁达夫这段话，无疑地会给一些有志于学文学的青年浇冷水。但仔细回味，也的确有些道理。我不是天才论者，但一个人的“天禀气质”多少总是有的，要不，就不会有高下优劣之分了。当然，努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孔夫子不也说：“吾非生而知之者”么？

我想，“天禀气质”应该是相对说的，而不是绝对的。大多数爱好文学的人，其天性应该是近于文学的，只是其“天禀气质”有无善加利用而已。一个有志于学文学的人，对本身的“天禀气质”应该是有先见之明的（当然对自己估计错误也是可能的），所以，问题应该是在于他的“学文学”的方法是否正确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些人以为，要做文学家，必须要念文学系；而且，读通了各种文体的作法，就可以写出各种样式的文章来。

事实果真如此么？答案是否定的。在还没有所谓文学系的开办以前，世界上就出现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他们都不是所谓专门学文学的人，但却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施蛰存在《爱好文学》一文中也说：“一个好的创作家不一定得在大学文学系毕业，但光是懂得各种文体的样式而依样画葫芦也是不够的。”

我认为，兴趣文学而专门学文学是一件好事，但存在着两种危险：一、钻入牛角尖或者说是走入死亡角。学任何东西，都要带着批判地接受的态度，既然念文学系，必然的要从古读到今，而且也必然要读到什么《甲骨文》、《语法》、《小说作法》之类的东西。这类东西可能产生两种作用：好的作用就是这些专门的学识使有志于此道者成为专门家；坏的作用就是使爱好写作者读了这许多法则后，吓得不敢动笔了。所以，念文学系和爱好写作有时看来是两回事。我个人认为：爱好写小说者与其去看《小说作法》，倒不如熟读《红楼梦》。

二、进了象牙之塔或走入邪途。不可否认，中国旧文学里有精华，但也有糟粕。郁达夫曾说过：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奴隶史，中国文学家都是适应时代的苍髯四足者。这些话也许是愤激之谈，但“文人无行”毕竟是事实。而且，中国旧文学里也存在着不少的颓废思想。所以，学中国文学，如果不会“去芜存精”的接受，结果将成为什么样子呢？大填“卷珠帘”、“听梧桐雨”的词，还只能说是脱离现实；写“淡淡的哀愁”、“忧郁的眼睛”也还只是颓废；但若入了“欺世盗名”之途，“为

外界的权势阶级所左右”（郁达夫语），则“不亦哀哉”了！这是不能不注意的。

我们常说：文学是正确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帮助人认识生活，真正地了解生活。文学的使命，是给人生一面镜子，使人们在艺术的表现中更容易去了解人生的意义和激发起追求理想社会的信心。

文学史证明了：无论是那种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同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当时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展示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统治下的全部的社会生活画面。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是当时西班牙封建的“骑士社会”的写真。这些都足以说明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产物，没有现实生活，就不会有这些作品的出现。

一部有关文学理论的书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丰富的生活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作者就必须深入生活。所谓深入生活，也就是要关心现实社会的动态，注意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广大群众共同呼吸。作家如果离开了群众的生活，脱离了现实，就像鱼离开水一样。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在于他们对群众生活的了解和熟悉。李白在青壮年时代，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接触，所以能写出那么多奔腾澎湃、感情洋溢的诗篇。司马迁、杜甫无不是这样的。”

文学家所负的使命是重大的，绝非读通了几本《文学概论》和《文章做法》就能做到。曹雪芹生活在腐败的清朝统治下，通过对于一个上层贵族大家庭的描写，揭示出封建社会的生活面貌。从它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广和真实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巴尔扎克通过其敏锐的观察力，忠实地描写了生活，所以，从《人间喜剧》里，我们可以了解法国当时的全部社会历史，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比当时所有专门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学到的还要多。同样的，塞万提斯处在西班牙的“骑士时代”，被时势所迫去当兵，成了俘虏，中间的辗转流离，使他深切的了解到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因而写出那部反对中世纪封建残遗和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愿的伟大和杰出的《堂吉珂德》。

这些事实说明，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必须扩大眼界，深入生活，突破狭义的文学的范畴。既然文学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作品是“当时的社会全部历史”，可见文学反映的时代是包含多面性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只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所以，广义来说，文学实在是一门包罗万有的学问，也是一门最不容易弄通的学问。也因为如此，专门学文学的人，未必会成为作家；反之，世界上不少著名的作家都不是学文学的。

在不是学文学而成为伟大的作家里，不少是学医或医生出身的，像鲁迅、毛姆等人。他们所以会成为伟大作家，想来他们学医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慈悲胸怀。同时，从各种病态中，也是最能了解人生和人性的。从人的病态中可以看到社会的病态，如果抱着治病救人的心理来医治社会，那他们所写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郁达夫本身是念经济的，也许他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他当时所处的病态社会，因而喊出了他那反叛的心声。

我们俗语里有一句“半路出家”，我想用在上面这些例子，不至于有什么大错吧？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慨叹说：“文章憎命达。”郁达